

唯一步進的大版頁

每逢

147

出版

# 吾友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發行

歷史的宿命與英帝國之歸趨

伯誠

古代帝國「東京」

穎川

自殺的心理

晶波

社會之黑暗面

嘜囉

失戀後應該痛苦嗎？

冷儀

不施捨我痛苦 施捨了我更痛苦

古今

風

舒是

梅麗姑娘

孤客

燕子園的彈性故事(真實故事)

南官地

我的七戀的辯述

曉暉

每冊售價二角 No. 183. 31. 8. 27. 第七十二期 第二卷

北京友報社發行

# 歷史的宿命與英帝國之歸趨

伯誠

第一次大戰以後，英國負着戰爭的重創而自以為樂。國內經濟衰敗，海外市場盡失，失業軍衆增加，戰債負擔繁重，因之英國在戰後的對外政策是使各國保持「均勢」，由均勢而求和平。但是喘息方定之英國，在二十年後又踏上了征途。隨着作戰的失敗，海外殖民地的喪失，英國當前的命運較之二十年前更為惡劣。其終極的歸趨必是瓦解。這是歷史的必然結果，雖欲避免而不可得。

現階段中之世界大戰，已經很明顯的指出一個事實，那就是英帝國的龐大組織正在日日崩潰之中。即令戰事的發展在某一時期內有利於聯合國，或聯合國利用某種時機向輻軸國突然反攻，英帝國的瓦解是定而不可移的。這是歷史演進的必然結果，其原因固以此次大戰為主，而其遠因却不在於今日軍事上之失敗。

這種悲慘的歷史的必然結果，羅斯福與斯丹林固已洞悉。所以，英、美、蘇三國在軍事上與敵人雖屬一致，而各國理想中之戰後世界則各異其趣。英國理想中之戰後世界為保存其海外殖民地，維持戰前的英國在海外商業。最多不過如此。英國如仍然夢想獨安一隅，隔著英法海峽而遙遙指揮歐洲的政治，維持其歐洲的霸權，像第一次大戰後英國之領導法國，左右歐洲之局勢，那是徒然的夢想而已。因為今後歐洲的命運將決斷於德蘇兩國之勝負。惟就目前形勢看來，德國在軍事上的勝利已確定了歐洲之霸權。這是很明顯的，無庸贅言。

復次，英國是以海軍及廣大的殖民地為自豪的，而海軍及殖民地實際上也是英國政治的命脈。由這一點來說，在戰後的世界中，取英國海軍地位而代之者，有兩個國家，一是日本，一是美國。從過去之歷史來看，第一次大戰以後，英美兩國造艦競爭甚烈，結果英國建議舉行海軍會議，緩和了英美之間的競爭。由此事實看來，英美在戰時的利益相趨一致時，始能合作；復依了正常狀態以後，暗中的鬥爭仍無法避免。所以，不論戰爭的結果如何，由現在美國造艦計劃看來，英國是難免避色的。

再從另一方面來看，倘若必勝心而作戰的日本，已將太平洋海面的英美勢力剷除殆盡。英國海軍在今後勢必絕跡於太平洋，而美國海軍之活動範圍亦必限於其近海海面。英國在東亞之經濟利益比較美國為大，英國如一旦失去其東亞方面之殖民地及商業市場，不獨直接影響於國家之全盤經濟的組織，即政治的地位亦將一落千丈。過去英國在東亞之掣肘，其所依賴者厥為東亞之殖民地及強大之海軍。今者，殖民地已失去大半，澳地利亞及紐西蘭亦岌岌自危。印度國內復掀起反英之巨浪，東亞之艦隊亦殘留無幾，故英國勢力已瀕風前之燭，整個的演滅備屬時日問題。故英國

在東亞勢力之絕跡及日本必得最後之勝利，同屬必然的事實，無可置疑。

若就歷史的觀點來說，英國在此次大戰中之必趨崩潰在二十年前已伏下潛在的因素。此種崩潰的預兆可見之於第一次大戰以後的數年內。自然，英國在第一次大戰時是勝利者。及爾塞條約的結成無異是英國一手造成，以所謂和平條約加諸戰敗國。當時英首相「達維德」洛德、佐治一為處理國際政治的能手，舉世對其一手造成之和平條約無不佩服。但是英國獲得勝利的代價又如何呢？在第一次大戰時，參戰的主要國家不僅是英德兩國，而英國對美竟而讓步了。雷恩戰後英國國民經濟衰敗的一種隱痛。英國唯有隱忍，唯有挑起戰勝國的旗幟而甘受戰敗國同等的恥辱。自此為始，英國在遠東的政策漸而日漸沒落了。數世紀以來，英國的生命是寄託在殖民地的物產之上。利用其無懈無窮的海軍，搜尋海外的物資。加之自第一次大戰以後，英國海軍在遠東的勢力，已不能與日本相提並論。英國對於海外殖民地也不得不忍痛讓步。一九二四年在倫敦所召開的不列顛帝國會議，開始了英政府對於海外屬地的讓步。所謂讓步者，英國屬地在內政上與其各屬地的政府立於同等之地位。在對外的關係上說，各屬地政府有其獨立自治的權柄。由是英屬地政府脫離了英國政府對於其屬地行政方面的干涉。同時，各屬地政府有權派遣外交使團，代表其各個政

府，與英政府之外交人員立於同等之地位。

加拿大及澳大利亞之派遣公使至日本，與駐日之英大使同為國際間之外交人員，其根據即係一九二四年之不列顛帝國會議的決議。英國政府與各自治領間之政治關係，係由英皇之尊稱加以聯繫。目前英國之自治領有五：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南非聯邦，愛爾蘭。惟近年以來印度對英之反抗，其目的亦在自治領之地位的獲得。由此足證英國之權威，在其各屬地人民之眼光中，已一落千丈。

英國政府曾以狡猾的手段利用各自治領，以增加其在國際聯盟之地位及表決票數。但是英國於一九二四年之後雖承認自治領之地位，其在國際上之權威亦因此而減縮，尚不能謂為英帝國之沒落。在第一次大戰以後，英國是以戰勝國自居的。英國雖然戰勝，其付出之代價亦相當重大。如上所述，英國在戰後的數年內，在國內及國外皆發生種種困難，竟使政府無從應付。誠如歷史家所謂：「德國每戰皆勝，但是最後一戰失敗了。」由此，我們也可以說：「英國雖然戰勝，但是在政治上算是失敗了。」

戰後英國在政治方面的衰敗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由於戰勝的結果所造成的國內貧乏，這種貧乏足以證明英國國力的枯竭與衰微。英國之衰微即造成了美國與日本在國際舞台上的興盛。單就英國的煤產量來說，可以反映出英國在戰前及戰後的工業狀況。據一九一三年大戰前一年——的調查，英國煤產量是二,八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噸。在戰前的最近數年內由英國輸出的煤，佔全世界各國輸出量的三分之一。

由十九世紀起，至二十世紀初期，英國輸出的煤——英人稱之為「黑金剛石」——不啻為英國經濟動力的先鋒。但是戰後的世界，山煤的發動力一變而為石油的發動力。世界各國工業在戰後也起了巨大的變化。素以煤產量自豪而依賴煤之出口為國庫收入一部之英國，亦因此種變動而受了重大的打擊。

更值得吾人注意者，戰後英國經濟組織之衰弱為戰勝所給與英國之另一嚴重的打擊。使英國經濟在戰前極度繁榮，而相互關聯之財政，工業，以及商業三大經濟區分，在戰後驟然的衰落下去。英國是資本主義及實行商業政策的國家，遇到了這三種主要的經濟門類的重大打擊，國家實力之貧乏自是必然的了。

在戰前操縱國際金融，統治歐洲政治的英國，在戰後却處於極端困難的地位，竟而無力償還戰時的債款。經濟的衰敗造成了大批失業的羣衆，增加了社會的不安，因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宣傳，也乘虛而入。所以，在戰後的數年內，英國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幾乎被日美兩國所代替，尤其是國力充沛的日本。

在戰後的數年內，英國眼見國際市場充滿了各國的貨物，英國商業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於是開始其虛偽的宣傳，誣指國際市場間充滿了廉價而質劣的物品。實際上，英國這種宣傳的目的，是在排斥其他各國貨物，而使其本國貨物流入國際市場。但宣傳是無效的，因此英國於迫不得已之勢下，放棄其傳統的自由貿易的政策，而轉變為經濟孤立的政策。鄂大凡會議的結果，乃決定採取關稅壁壘政策。實行此種政策以後，不獨為一般素所倡導保護關稅的一派人所擁護，即主張絕對自由貿易的人，如當時英國商業部主席蘭西曼及外交部長西門，亦宣稱值此過渡時期，保護政策是未可非議的。

但是保護貿易政策在戰後時期內頗得英國人民的竭誠擁護。惟其實行的效果反使英國經濟及商業處於孤立無援的地位。這種恢復英國商業的自救政策反而成為主要的政策。

鄂大凡會議的目的，是排除國外商品在英屬各地的銷行。當大戰期間內，日本，甚至中國的對外貿易都是極度之繁榮。日本商品大批流入了英屬各地的市場，佔取了英國商品的位置。英國在戰後所欲排斥的國外商品，主要目標即係對日本商而言。所以英國與日本之間的競爭，由大戰以後即以商業的利益為前提而開始，直至於今日。

如上所述，英國在戰後的世界中，政治上的地位不獨一蹶不振，即在經濟及商業上亦感到層層的困難。故英國在戰後的對外政策是復興國內經濟，開闢國外市場，穩定社會秩序，解決失業問題，力求恢復戰前的和平與繁榮。隨之，其對外政策則以保持均勢為主要的目標。又恐法國獨霸歐陸，乃屢欲助德抑法，維持歐洲各國勢力之平均。因為歐洲之和平即英國之和平，英國不能脫離歐洲政治的單獨存在。其在太平洋及東亞之政策，亦力保均勢為主。利用國際間各國利害的關係而左右於其間。而所謂和平者，適是以反映英國已深受戰爭之痛苦，不欲世界上再有第二次戰爭之發生。所以英國在第一次大戰時的創傷尚未完全恢復後，第二次大戰又迫使英國走上悲慘的命運了。英國的失敗早已具有歷史上的必然性，是任何英國政治家所不能挽回的危殆。英國現在猶在夢想着戰爭的繼續，高唱第二戰線的建立，其愚笨是很可憐而又可笑的。

補救視疾缺陷  
增進目光銳利

大明製鏡眼鏡公司



# 安南民族盛衰興亡之舞台 古代帝國「東京」

穎川

大陸北方的漢族文明，逐漸南下，向南海發展。其機關光緒的時候，已經掃去了黑暗的歷史之幕，先驅亞細亞之古國「東京」而言——此地為充滿熱與光之平原，沖洗着南流激的紅河注於東京灣中——久為安南民族盛衰興亡之舞台。

## ◎東京最古之王朝

西歷紀元前三世紀，秦始皇遣征嶺南，東京地方，纔開始有漢族的足跡，設維新以治紅河三角洲。

維新當時就成爲一獨立國，但是我國自古北部落所形成的各帝國，都有相當關係，周室後半期末年（西歷紀元前八四一年—二五六六年）在我國史籍上，可以看見維新之稱，而至秦朝（西紀元前二四六年—二〇六年）又稱爲西甌。秦始皇統一天下，我國土伸及安南，西歷紀元前二二一年，突破南嶺山脈之險，平定越南，編成五軍，在翌年就將廣東佔領。然則在那時紅河下游的東京平野陷落亦非易事，經秦軍三年的苦戰，方始在西歷紀元前二一七年，將紅河三角洲攻克而佔領之，西甌的譯呼宋王因此處斬，西歷紀元前二一四年，東京就成爲我國的屬國之一，稱爲象郡。史籍上所見，當時最古的王國有稱雄王的支那，或者就是雄王之誤。

那時我國參與東京攻略的，尚有統御西甌的南海尉趙佗，由紅河三角洲追逐獨人安陽王，集大軍於千岱山，但是終因戰勢不利，祇得與安陽王妥協，以平江劃分爲兩國的境界。其時是紀元前二〇九年，其後一年趙佗背約突如擊兵襲擊安陽王，時安陽王以脫逃不果而溺斃。

然則安南史的初期，政治重要中心地風靡，龍編，究竟是在何處呢。據道元撰注的水經注稱：風靡位於第三河的南方。據八〇六年—八一五年間李吉甫所編唐地誌元和郡縣志稱：位於宋平之西七十五里之地。宋平想必須在今日「哈諾夷」市郊外賽馬場附近，但是其西七十五里，恐係其東七十五里之誤。

## ◎政治中心之首都風靡

古來安南史籍，幾對於古代都城廢墟無所記載，而關於風靡位置更屬不詳。然就北寧縣知事「安里溫得爾拜爾」所記考古學的研究來看，既在「哈諾夷」東方約二十七里地方有委寺村，則宋平之東七十五里似較相當。

該地既屬我國統治，故其名稱亦因我國朝代更迭，而受變更的影響，在西紀元前趙朝及漢朝時代的東京，通稱爲交趾，西紀元前一九七年時稱名交州，五九〇年稱爲「五」，六〇四年無稱爲「總管」，而六〇七年復稱交趾，六二一年更名爲「交」，六七九年則稱爲安南，七五六年再稱爲「風靡」或「龍編」的，也都改稱交趾，更改稱大螺，就是現在改名爲「哈諾夷」的地方。

白起羽舞動，悲慘之情，令人淚下。趙佗將西甌平定，其擁護的諸侯亦均歸順，遂歸兵到西江三角洲的首都番禺。番禺後屬廣東，但在西紀元前二〇七年與秦朝沒落同時宣言獨立，創始廣東趙朝，稱南越王。東京就屬於趙朝保護之下，稱爲交趾。

二號縣道，然而據住民說此即是東京最古的道路。若依此詳細檢討，可想該地當時，亦必較今日為繁榮。

文獻中雖然對於古代交趾的首都在何處，沒有正確的記載，然依上面的推測來看，大體不外乎上述的道路交叉點所存在的部落及其附近吧。

東京古郡的正確考據，猶待近代的發掘，然則就我國的古代文獻和現地的古蹟來檢討，大體顯慶的城址是東京古郡所在地是不假。

而且姜寺的寺院內，所存的朽廢古塔，以及殘存的城址，石橋，廢屋，與安南古代帝王有關的漢字記錄，都是足以表示與古郡有關的事蹟。

### ● 羸陞的黃金時代

羸陞之名，最近幾已忘却，最初乃係漢代用為行政的名稱而已。按元和郡縣志，羸陞為唐之都護府，由今之哈諾夷(地方西七十五里，然而哈諾夷西方七十五里，位於帶江的三角洲，羸陞族國所在地，如此實難令人置信。

於西曆一世紀時，有一威名遠震的土王，名土曼，其祖先為魯國汶陽人，因避王莽之亂而來到交趾。西歷一三七年，土曼留學漢都，從謀川到子奇學左氏春秋及孔子之道，一八七年赴任交趾太守，當時正是漢室威信衰敗，政情靡亂之時。遂將交趾郡改稱交州，一四二年得來，由羸陞移往龍編的郡城，再回羸陞。

時土曼以保護文學為名，欺待傳授轉運之時，欺傳教上，更建立許多廟宇，不久漸成風靡一時，時值中原大亂，漢室的人材多往交趾避難，其時可稱安南古代最盛時期。土曼外出必有鼓笛相從，車馬盈途，車側有胡人數十持香隨叩，正室及側室亦必侍於車後，子姪必騎馬相從，隣國畏服，可謂昇平景象。復任弟土曼為合浦太守，土曼為九真太守，土曼為南海太守，土曼為交州太守。

守，後漢獻帝賜他為綏南中郎將，後來又高獎他的忠節，封為安建將軍，委任全交趾郡的政治，更號稱龍度亭侯。

西紀二二〇年與漢朝之沒落同時的吳王孫權，遣步騭為土王，補左將軍之職，更號稱龍編侯，二二六年而終。安南的陳朝(五五七—五八八)後贈善嘉應靈武王之號。在千七百七十年後的全日安南當地的人們，對於那偉大的古代黃金時代的土王名稱，猶能深深記憶着。

### ● 聖地之傳說

「漢舍」的福嚴廟，是土王供獻蠻娘的廟宇，據傳說處是在西紀二世紀末英印度和尚丘陀羅說法的聖地。

據傳西紀一八七七年土王時代的事，丘陀羅由印度駕空飛到羸陞國來。丘陀羅生在印度西部，得巴拉蒙的秘術。雲遊各地，施展奇術。他來到交趾之後，就在漢舍修行，當時能使風呼雨，弟子羣集。和他一起修行的五巴薩加見到丘陀羅就認為是活佛。那時他的女兒蠻娘，年方十二，高雅美慧，於是求教於丘陀羅傳授佛法。因為她專心修行，而且已能體會佛法的奧妙，遂將降雨術相授。如一旦遇到旱災，祇要用一根木杖擊地，就能應聲由地面湧出水流來。

這經過三年日月。某年羸陞國大旱，於是山靈施展佛術，竟於乾土中泉水湧溢，人民欣悅。蠻娘的事，漸次就傳聞於太守土王，當遣人往訪丘陀羅，而丘陀羅則已經乘雲飛去。其後風塵又起，大樹盡倒，而且將城門堵閉。這三百人做清除工作而不得，正在返復搬運困難之時，蠻娘忽然出現，片刻將樹木收拾乾淨。

蠻娘對土王說：這些樹木都是具有神精而又有法力的，如果將此木料來彫塑司雷雨及天災的精靈四體的像，四體的百姓必得安泰。故此直到現在聖地古城附近，彫塑着有雲的佛陀，雨的佛陀，雷的佛陀，雲的佛陀四種的神像，建立在那裏。現在東谷仍有法雨佛陀的廟，芬蘭有法雷

廟，姜寺有法雲寺，都是遺跡之一。其後不久蠻娘在陰歷一月十七日昇天，土王就將廟的像彫塑了祀奉在漢舍的福嚴寺裏。

就佛教的遺跡來說，法雲寺是現存之中的一個最著名的，羸陞城附近，也都有法雲的像。舊日的「都官治」，在今之達烏河有石橋一座，過橋，在那裏有廟的外廊，前院，可望見通內的門道。內院有一廢塔，更有僧院聖地。這僧院是西紀二世紀末葉所建，想見當時善男信女雲集之盛況。

西紀五九二年時，隋高宗令交州太守劉方選定州內的聖地，於是高僧在聖地中就以他本山的法雲廟相舉，因此高宗就在該地建立和豐塔。而今所見的和豐塔，就是千三百數十年來的廢塔，僅殘存下三層而已。

據傳法雲像對於祈雨特別靈顯，安南帝王在祈雨的事例中一〇七三年有李朝的李宗和一六九九年李朝的李宗。英宗祈雨時法雲像在今之「哈諾夷」地方，後會移往報天的王宮。一四三四年黎朝太宗，因祈雨而將法雲像奉安至王城，一四四八年仁宗命古球使節將法雲像移奉至報天寺。因此附朝所建的和豐塔，村人們都俗稱「古珠」以示崇敬。

現在在陰歷四月初八日那天，農民都還要到法雲寺去祈禱豐年呢。

### ◇ 內容豐富，文字雋水

## 本報合訂本 第六號出版!

本報合訂本，每季(三個月)發行一次。第六號自三十一日一月起至六月止，共計二十七篇。歡迎舊式購辦，每冊售價銀元四角，外埠另加郵費二角三分，本日起開始發售。

## ——自殺的心理——

### 自殺的癡結究竟在那裏？

·波晶·



假使有人問我世界上最慘的怪人是誰，我會毫不遲疑的立刻告訴他說，那就是我們唯一的一位自殺哲學家——海且真凱男爵(Baron Ha-den Hickey)，別名特立尼達(Trinidad)，或是魯姆士王一世。

海且真凱在幼年時期過著一種很孤獨寂寞的生活，他被朋友們看作一個柔弱無能的女郎，得不到人們的尊敬與歡迎，反而得到冷淡與冷遇。他的精神就在早年期受到嚴重的打擊。

十歲時他離家到花都巴黎去，在英國人生活中，他更受到冷遇與歧視。在他的精神受創傷之餘，就發生一種精神上的反動——他要做一些動人聽聞的事，以消滅人們對他輕視與冷遇。

他又在一個修道院裏隱居了兩個月，在那裏寫成蓋世無雙的傳著「自殺倫理學」(The Ethics of Suicide)！海且真凱在他這部傳著裏，敘述自殺的正常規則，自殺最好的時候，和最相宜的地點用具(剪刀都包括在內)！

偉大的哲學家們頭腦似乎仍不能使他稱心如意：於是就在大西洋上找到一個島嶼，就在這島上建立起他的特立尼達王國。他自己就坐了王位，自封為魯姆士一世，並備了一個皇座，一個徽章，和他自己的一個側而像的郵票。在他的國土裏除了他自己魯姆士王以外，他的臣民就是一些鳥鵲，蟹，和鳥兒。這個島嶼是西印度群島裏很小的一個小島，是離南美洲八百哩的突出海面的一塊大石頭，連一個停泊船隻的港灣都沒有。可是海且真凱、我們的魯姆士王一世却很喜愛這個無人的荒島。

可是好境不長，海且真凱正在心滿意足的時

候，忽然英國說這荒島是她的屬地。於是我們的魯姆士王大聲疾呼，向十幾個國家的政府提出抗議，因而使巴西幾乎要和英國開戰。可是英國終於勝利了，就把他趕走。海且真凱王朝就這樣很短暫的完結了。到現在大西洋上只剩下一個名叫特立尼達的小島(島上有英國海底電報線的管線處)，作為紀念海且真凱的特立尼達王國的遺跡了。

海且真凱的王國被覆滅之後，這對於他的打擊太大了。於是他翻開他的傳著「自殺倫理學」重閱一遍，最後他放棄自己想出來的各種自殺方法，拿一支普通的手槍，對準他的腦袋射去，像一些羅馬英雄般的壯烈的殉國了。

看了以上的故事你作何感想？海且真凱在他的「自殺倫理學」裏雖然提出了八十八種的毒藥，但在中國因為特殊原因却是吞食鴉片自殺的最多，其次是安眠藥；至於他提出的那五十一種自殺工具，除了投環，臥軌，引電以外，其餘的方法，是很少被自殺者所採用的；可是用投水的方法自殺的却是很多，投水所以為多數的自殺者所推重，大概是因為它簡便易行痛苦較少的緣故吧。

各國自殺率以法國，美國，瑞士，捷克等國最高；其次是比利時，日本，丹麥，奧大利亞，瑞典；而英，荷，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的自殺率最低。其中日本的自殺率居全世界的冠軍，是有著傳統的關係的；主要的原因大概是受武士道的精神和情懷的影響為多。中國的自殺率向無統計，不過據我推想大概很低；但是這不足以為中國之榮譽，這不過是受樂天命苟且偷安的思想的影響吧。

人為什麼要自殺？一般的意見都是認為是受環境壓迫所致。在這個不景氣的時代，經濟的壓迫，突來的橫運和災患，情場的失意，事業的失敗，破產，以至口角，情感的激憤都是自殺的原因。在這種生存競爭的時代凡不能戰勝或應付環境的人，都有趨向自殺的可能性。

但是以上所說不過是一種外在的原因而已。因為在這個動亂的大時代裏，受經濟壓迫的人很多，但只有極少數的人因經濟壓迫而自殺，自殺者所受的經濟壓迫未必就是最嚴重的壓迫。因為在大飢荒的時候，人們吃草根樹皮，甚至易子而食，許多人活活的餓死，却不肯去自殺以早日解脫痛苦。什麼問題能比「吃飯問題」更為重要呢？但是很少有人因為飢餓而自殺，餓得半死的乞丐，身無分文，衣不蔽體，縱使在下雪的天氣也沒有住處，寧可凍餓而死，卻沒有一個自殺的。至於其餘的自殺原因那一個能比經濟問題，吃飯問題，饑餓更為重要或有更充足的理由呢？

於是我們可以想見除了那些外在的原因，一定還有自殺的內在的因素吧。一個飢餓到極點的乞丐不自殺，但是有一個尚有可得的破產的店主却自殺了；一個受到別人極端惡毒的侮辱的人並不自殺，而一個富百萬家產處處優稱心如意的小姐，太太或少爺却會因為偶不如意或和家人小有口

角就毅然自殺。所以一般以為自殺是完全為環境所逼的話是不可靠的。

那末自殺的癥結究竟在那裏呢？我們應該把「自殺」當作一種病態心理來討論。按普通病理學把疾病的起因分為外因(誘因)和內因(素因)兩種。外因的形成：人體在健康時因生理的作用，外部常來一定的正調刺激，人體組織亦因而起正常的反應活動；但如外來的刺激過大或過弱，則體內生活狀態必大不相同，所以存在於我們周圍的外界事物，都可以說是外因。如空氣，日光，飲食的性質與分量的變化，職業，習慣，貧富，精神的刺激，衣食住行的變化，氣候，風土的影響，物理化學的刺激，毒物如寄生蟲，下等植物的寄生傳染，都是外界事物致病的原因，所以又稱為誘因。精神上的病態的原因也如以上所述，不過多半以習慣和精神上的刺激為主要的誘因。

人們的所以能够致病，如上所述是因爲外來的刺激。但是有些人在過度的外界刺激(如潮濕的寒氣)下，就要冒寒害病，可是有些人就是長時間體體在潮濕的寒氣裏也不會得病。再如毒物的刺激各個人的反應亦各不相同，如驚風，傷寒，瘧疾等傳染病，傳染到人體內，有些人就要患病，有些人却若無所事，這是由人體內的抵抗力及免疫素的影響，這些就叫做內因或素因。外因力雖強，可是內在的因素能够適應，就不致生病；假使外因之力微弱，而內因因很多，却容易患病，所以通體看來，還是內因比外因重要。

如上所述，精神上的病態也是內因重於外因。身體上生理的疾患的內因包括先天(遺傳)和後天的兩種原因；但在精神上的病態却很少由於先天的遺傳，多半是由童年的環境和神生活造成，等到成年後遇到一種偶然的或持續的刺激，就發生一種病態，所以我們可以把童年的生活叫做精神病態的「遠因」，把後來的或成年後的生活叫做「近因」。自殺的行為現在已經被一般心理學家

和精神病學家看爲是一種神經病的病象，就是本實行的「自殺企圖」也被認爲是一種精神的病態。

自殺的行為爲是一種情感的過度的衝動的結果。偶發性或一時性的自殺，外在的原因居多，所以其症候也相當複雜。往往一次自殺之後，不致再發生第二次自殺。可是有些重症的自殺神經病患者，就有極強堅強的決心，自殺被救之後往往再將再動連有第二次第三次自殺。還有自殺狂和投水狂的病人只是因爲自己的錯覺或幻覺所引起的情感衝突而自殺；甚或是沒有任何外因，只是因爲他們的精神上有一種強烈的衝動，驅使他們不自主的要去自殺。

如上所說，海且喜洲所著的「自殺倫理學」就是一種自殺的企圖；他雖然在書裏是作爲告訴別人怎樣自殺，其實就是告訴他自己，所以他終於自殺了。他幼年所過的孤獨而又被人輕視的生活，就種下了他精神變態原因，也就是他自殺的遠因(或內因)；以後他的王國被英國所強佔，對於他的刺激是他自殺行為的近因(或誘因)；這近因是無關重要的，不過是引起他精神上的「一連行作用」，而實行他的「自殺企圖」而已。自殺的行為實在是一種徹底的逃避痛苦的機構。

關於自殺的情感的原因，有人說：「一個人不存殺人的心於前，決不會自殺於後。」自然這些要殺人的觀念多半是潛意識的，而且多半是些童年的幼稚的想頭，因爲在一個無知的兒童想像着，殺人不是什麼過惡，你常可以見到一個嬰孩被一塊磚絆倒而哭着要打死磚頭，可以知道兒童對於死的觀念是不大清晰。一到成年這些幼稚的觀念無用了，就被隱藏在潛意識裏；但是在某種刺激之下這種殺人的觀念仍隱約出現。如有些文學家描寫他們的憤激之情，就說「我要殺人！」這樣的句子在稍後派文學家都達夫的日記裏隨處都可見。這種要殺人的衝動是非常普通的，有些性情暴燥的人一發脾氣就亂揮傢俱，因爲殺人是犯罪的，所以他們潛在的衝動就用象徵

主義或補償機構以發洩其激憤，而得到間接的滿足，結果那些碗碟之類的東西就作了「替死者」，而被擊死。碗碟當然是沒有生命的，自然也無所謂死，但是在嬰孩看來它們也許是有生命的，成人的發脾氣揮傢俱的行為也正是潛意識的兒童衝動的復現。至於那些不能殺人又不能揮東西出氣的人，他自己的激憤就像一粒反射的子彈射着他自己，於是他就自殺了。

據心理分析學家費頓 (Romainy Tadden) 說：「本來這種自殺的心理是由於孩童時代要殺父母的心理轉變而來的。」他所謂的要殺父母的心理「就是弗勞特(Freud)所說的「弑父愛母」和「弑母愛父」的意緒，這種學說已久爲世所詬病。因爲不屬於本文範圍，故暫不論及。但是這一「弑父愛母」或「弑母愛父」的意緒只是偶然的現象，弗勞特的學說是犯了以部分爲全體的錯誤。至於以「恨的情緒爲自殺的唯一原因也是錯誤的。固然有許多人的自殺的原因是因憤恨而起(如報紙上所登載的某某婦女與家人口角或被夫毆打氣憤難伸而自殺等)，但也有許多人只是因爲失望或別的原因而自殺。可是這些原因複雜的自殺行為得歸一個原理——就是情感。情感的種類是很多的，所以自殺的原因也許是憤恨，也許是失戀，也許是生活絕望……等等，不一而足。

人生在世免不了有許多事情不能適應，精神上兩種或兩種以上相反的情緒被激動而發生衝突，假使我們的精神上沒有相當的伸縮的韌性，精神就會過於緊張其或演成一種分裂的現象而成病態，自殺就是精神變態的一種。所以要預防自殺(因爲自殺的人多半是失去理性或不自主的)，必須先鍛鍊精神使其富有韌性。

看完這本「吾友」之後，請你立刻贈送給你的親戚，同學，和朋友！





「大光明」社會之黑暗面

理髮匠誘姦少女

郭□□險些欲剪自殺

理髮匠誘良家婦女穢聞時播，當局雖決心從事肅清此類奸徒，情防不勝防，日昨天津法租界內又有理髮匠誘姦妙齡少女，始亂終棄被控到官案件，詳細內容誌之如次。

少女郭□□年十八歲，住北京西單……郭□□為天真少女，貌清秀，甚虛榮，其愛美心理尤熾，經常赴仙宮理髮館修飾頭髮，仙宮有理髮匠徐明鴻者，見郭女貌美即施挑逗，郭未經世故，不覺墜入情網，終于舊曆十二月間，於北京西單花園飯店，遭徐明鴻姦污，春風一度，兩人情好甚篤，互誓嫁娶，此後時時幽會。

但徐明鴻日久生厭，前徐某携妻來津，在法租界廿九號路羅華里居住，經友介紹在法租界海大道下大光明理髮店服務，郭□□仍念舊情，屢有書信寄來，徐某置之不理，郭女無奈抽身來津商賈善後，徐某獨慳慳作態，(一)郭女深恨紅顏薄命，所遇非人，一時心窄，密囑酒商自殺，經人發覺，即送馬大夫醫院救治，幸無恙，始發覺徐有髮妻，木已成舟，自嘆命運多舛而已。不料近日徐明鴻態度大變，時對郭女有虐待行爲，郭□□身懷有孕，忍氣吞聲，本日十五日下午郭□□思前想後，悔悔交併，憤急手持剪刀意圖自殺，旋被徐某等攔阻備刺傷臂部，郭急馳出鳴警華捕指控查虐待，法巡警局略訊即備文送警局發落云。(錄自七月十七日津康報本市新聞版)

年來理髮匠誘姦良家婦女的案件，在京津兩地不知發生了若干起。最熱鬧的莫過於前二年在北京所發生的那一樁風流醜聞，幾乎鬧得滿城風雨，婦孺皆知，報紙上也都議論紛紛。但後來不知怎樣一來，剃頭匠手眼通天，我出了唱戲的做護身，某名伶居然肯大開方面之門把一個卑劣萬惡的鬍子——剃頭匠——穩藏在家中。後來竟藉了這鬍子的勢力，把一件人神共憤的案件，一筆勾銷，從此反而煙消雲散。——由這裏可窺到社會醜惡的一斑。如今又是津市大光明理髮店的剃頭匠來串演這幕醜劇了，這類的醜聞說來雖難免有些「老生長談」之嫌，但是在這所謂「人心早已不古」了的現在，讓我們拿出來作一點談話的材料，或者不至算做太無意義的事吧！

本來，在這繁華的都市的大理髮館其荒謬之點實在太多。什麼電燙，火燙，奶油燙……(但在浪費時間和耗費金錢)恐怕也算此爲甚了。(勢必聽人而歌心的「剃頭匠」把「愛美」什女諸君鬍瓜撫弄成「奇形怪狀」而後已，這「剃頭匠」才真心滿意足。在人羣中才有「風頭」出，才顯得他們異於常人的「尊貴」(不平凡)，但是這種變浮誇的「虛榮心」，則恰恰是給剃頭匠諸君造成「引誘」的好機會。于是在「家鄉」處一輩子也沒有穿過一身乾淨衣裳的剃頭匠們，且來到這繁華的都市，居然也把「西服」穿在身

上了，近而「頭」也「油」起來了，「面」也「粉」起來了，脚下再對數一雙破皮鞋……別看穿上這套服裝，連步也邁不好，說起話來也儘管是「嘴兒呼嚕兒的」，但在「外表」看來，却儼然是一個「翩翩公子」模樣，樣子是相當的「唬人」，乍一看來，真不知這位「公子」一頓能喫幾碗乾飯，心中付度或者還以爲這是一位什麼出洋留過學的「博士哩」！殊不知那正是一個下流的「剃頭匠」。可是在這繁華的大都市內，好像也只有這「虛有其表」的人物，才能合乎這社會人羣的「胃口」。如此社會，就需要如此的人物在裏面活動。

然而不論如何，「剃頭匠」終是一個未怎麼見過世面的人物，在他們的家鄉處，有的也許只是一些黃臉的婆子，梳盤頭的姑娘，和一些養着小腿兒走起道「扭呀扭」的，就是在「熱死人」的天氣裏他們也絕不肯把「肉」露在外面一點的女人而已。顯然這樣的女人們是早就爲有志的「剃頭匠」們看「厭」了的，因爲這樣的女人是如此的「古板」，如此的「守舊」，如此的「不知愛美」，如此的不懂「風流」，且是如此的「老是那一套」，一點也不「新奇」，在那些「剃頭匠」諸君的眼裏。但是這大都市的女人呢，則恰與她們相反，她們是「前進」的，她們自命是站在「時代尖端」的女人，她們「不」古板，「不」守舊。(如「愛美」，「懂」風流，在「修飾」上，她們用盡了心思，變着方法來打扮自己，希望一天能換幾個「花樣」才對心滿意足，因而她們懂得身著「奇裝異服」，她們懂得怎樣「打扮」能給人一種「肉感」，一種異樣的羨慕……，說她們是一種時裝的衣裳架子，固很相宜。但若拾得她們爲上好的油漆匠也未嘗不可，因爲她們還懂得在裸露在外面的腳指甲和手指甲上，塗抹了很好看的紅、黃、藍、白、黑……諸樣的顏色，總而言之，這裏大都市的女人什麼都給人一種「新奇之感」，尤其是那些不怎麼「開化」的「剃頭匠」諸君，一旦與此等「如人」接觸磨擦，其不「神魂顛



吾……友……顧……問

### 失戀後應該痛苦嗎？

何以在他的環境改變的同時，她也變了對他的態度？

冷儀先生：

(原信刊登如次)

冷儀先生：我幾次要給您寫信，怕怕您忙沒工夫，今天早報第二卷第六十期第十三頁上有您一段徵文小啓，所以才引起了寫這信的勇氣。冒昧的和您談一談青年戀愛問題：您有工夫嗎？我更盼望您能發表出來大家討論一下……

在現時新的社會中，每一個青年，總由口頭露出來：「戀愛是神秘的。」「單單的愛情是純潔的」。……這我都不相信。但見我常聽人家說：「普通的青年男女，總願與學生談情。」（學生更愛學生）……換句話說，普通的學生談情，容易受人愛」。再就是常人總愛學生。我不明白這是甚麼道理？

我有一位同學，在三年前認識了一位女友，那時他們全是度著革命的學生生活，他們總那麼親密的假裝如漆。整天在一起用功遊玩。隔上七天八天不見就要寫封情書來互勉互勵的安慰着，在那時幾乎全校的同學都替他們談情，談着，在那時幾乎全校的同學都替他們談情，談着，在那時幾乎全校的同學都替他們談情，談着，在那時幾乎全校的同學都替他們談情，談着……

因為家內有不幸事件發生，不能再繼續求學，於是他便被環境所征服；而進入了社會之門，他替社會輪轉的洗禮，去充一位社會中的會計員。然而他仍仍在高中二年半那散漫自由的生活，這無形中已給與他們的一種隔離。

在轉變了不能再繼續求學時，她已變了，不復以前那樣的爱慕他了，在夜間的馬路上也見不到他們的影子，在各娛樂場中更看不見他們的足跡；可是他無論再表示着怎樣的愛戀，她已經絕不再接受了，她迴避他的來信，她怕見他……

在「他」雖然現在仍想恢復從前那樣的友情，可是事實上已不允許他再作下去，也不給與他這種機會，他知道他的環境改變了；他的愛人也逐漸變了，然而他總不出甚麼妙法子來挽救這悲劇的結局；他只有低下頭來忍受着，等待着機會，再努力創造理想的美夢，然而他的心境已擁滿了苦惱煩愁……

他告訴我這些話時，他問我，「爲甚麼在我的環境改變的同時？她也變了對我的態度，我們其中也未嘗發過一次口角的爭論？」他求我解答；我只說不清楚；我將上面常聽人說的話告訴了他。他到反駁了一句：「難道入了社會的人就不純潔嗎？那學生將來不是也必然的走入社會呢？……我無法分辯這個問題，所以簡單了草的寫給您；求您費心加以指教，請您原諒寫的不好……再談吧，祝您安好。」

關於普通的青年總願與學生談愛情，的確事實是這樣，願意與學生談愛情，原因是學生無論如何總比走進社會的人純潔誠懇的多，換言之，因為學生所受過社會的洗禮，因之消滅了腐敗的處世手段是簡單的，他既不防備對方的欺騙行爲，他也不會使手段欺騙對方，這也就是一般女學生受騙的原因。因此，一般人願意和學生談愛情，可以省去許多心思。同時學生的時間，總比較自

由些，走進社會的人，由於要應付周圍環境，以及事業心的逐漸加重，便沒有多少閒時去談戀愛，何況一般學生也畏於和走進社會的人談情呢，所以學生更愛學生。不過令友之失戀，原因却不是這麼簡單。

令友之所以失戀，無疑是由於那女子的虛榮心。因為現在仍是女子要求經濟獨立的未成熟時期，大多數的女性還是要仰仗丈夫去生存，所謂女子的榮華富貴完全視丈夫的前途而定，女子是沒有機會獨自創造一個舒適安樂的前途，即使經濟自立，也必婚前附屬於父家，婚後附屬於夫家去，何況一個不能經濟獨立的女孩子，當然的一切，都須仰仗別人扶持。所以女子的從夫貴，從夫賤的思想，還依然存在。所以在選擇對象的時候，她爲了她的生活的保障，不得不注意到對方的前途以及家資。

人，都是有虛榮心的，不僅是女子，不過因爲男女生活的方式不同，所以男女的虛榮心的傾向也就不同了。最容易看到女子的顯著的虛榮心的時候，是在她選擇對象的時候。不過人們的虛榮心有大小之別，往往虛榮心大的女孩子，容易作出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實。

令友的愛人便是虛榮心大的一個女子，雖然他們之間的愛情是很單純，但是終抵不過她那虛榮心的力量，在令友選擇着學生生活的時候，她對他的前途還有無限的希望，因爲一般人對於學生是不敢輕視的，誰能猜到學生畢業以後，前途該是多麼遠大，她也有着這種理想，其實，大學生畢業後，也許能有看優越的地位嗎？若是機會不巧的話，也許真連個會計員都找不到呢。但不過人的心理是如此，她對令友總還有個希望存在，何況至低限度她還能嫁個大學生呢？所以她一直戀愛計員。但是他的學業停止了，他作了公司中的會計員，他的前途似乎已確定了，他不會有大筆的金錢的收入，當然他的生活日後即使不能發生困苦的問題，但是也不會蓋洋樓，買汽車，丈夫既然沒有這種力量，無能力的妻子，當





# 大學一年之回憶

—杜 萍—

時光像念誦的長流無聲無息的過去了。春去夏來秋又至，誰的心不在感嘆韶光之易老呢！

大學一年的生活，我已在此歡樂中度過。在這一年中有時愁苦，但這是很少的時間，不過歡樂的時間也不算太多，大部分時間都在迷惘中過去。當然對於興奮，努力……更是談不到的。可是在這一年中確實添了許許多多的不良習慣與嗜好，現在讓我自供出來吧：

「自大」：一年來，我沾染上了這兩個字。當我一入學時，看同學們都是趾高氣揚的，彼此誰也不理誰，起初我還罵他們「臭大架子」。不過一個月後，我也被他們同化了，真是凡人不理，走路仰著頭，誰也沒在我眼裏，我真不知道一個天真活潑的孩子，怎會學得這樣的習氣，真是一件痛心的事啊！

「愛情」這兩個字過去我還沒有嚐過，但是現在我也開始投身茫茫的愛河裏。同時敢大膽的寫追求信，還真是平生的創舉，也許是青春的流行病吧！以後的酸，辣，苦，甜，要待未來的事實來證明。總之，我是開始講「愛情」啦！

最後我要談談我的功課，用最簡單的話來說，新的沒學會，舊的全忘了。這並不是過份的話，大學生活的確是這樣，真正念書的實在寥寥若晨星啊！不但我這樣，說句武斷的話，大部份都在那裏混文憑，混資格罷！

# 學府風光

面孔，逐漸瘦削下去的時候，真不願再使他為難了。一種是看了父親胖胖的……

又開學了，暑假逝去的，是這樣的快！

「我不能上學啦！」

消息來了：叔父病了！而且……

父親回來的時候，學校……

正根源，並推求可憐解除的手……

憤恨自己對於人間黑暗與醜惡的……

念的佈施，即不以爲是佈施……

取，槍殺……一切殘酷的事情都有爆發的可能……

# 何是何非



## 『火』車

(五續)

•老舍•

苟先生搖了搖，既拒絕了第二把毛巾，又似乎是爲老五傷心，還不肯說什麼。路上誰不曉得苟先生是宋段長的親戚，自坐二等車是當然的，而且要拿出點身分，不能和茶房一答一和的談天。

老五覺得苟先生只搖了搖頭有點發禿，可是宋段長的親戚既已只搖了頭也就得設法認爲滿意。車又搖動得很厲害，他走着浪木似的走到車中間，把毛巾由蕨花形抖成長方，輕巧而鄭重的提著兩角：「您擦把？」張先生的胖手心接觸到毛巾最熱的部分，往臉上一搥，而後用力的擦，像擦着一面鏡子。「您——」老五讓翁先生。翁先生不大熱心擦臉，只稍稍的鼻孔中與指甲裏的細膩而肥美的，可以存着也可以不存着的黑物讓給了毛巾。

「待會兒就查票，」老五不便于開口就對生客人發牢騷，所以稍微往遠處支了一筆：「查過票去，二位該歇着了；要枕頭自管言語一聲。車上沒什麼人還可以睡一會兒。大年三十，您二位也在車上過了！我們限車……無法！」不便說得太多了，看看二位的神氣再講。又遞給張先生一把，張先生不願再賣那麼大力量，可是剛推過的短髮上還

沒有擦過，需要擦幾把而頭皮上須用力氣的；很勉強，擦完，吐了口氣。翁先生沒要第二把，怕力氣都教張先生賣了，乃輕輕的用剛被毛巾擦過的指甲剔著牙。

「車上幹嗎弄這麼熱！」張先生把毛巾扔給老五。

「您還是別開窗戶；一開，準着涼！車上的事，沒人管，我告訴您！」老五急轉直下的來到本題：「您就說，一年到頭跑車，好容易盼着大年三十歇一天，得了，什麼也甭說了……」

老五的什麼也甭說了也一半因爲車到了一小站。

〔註〕 In wordless sympathy with the hard luck of the boy. 對於那車僮的不幸默然表示同情，也就是「爲老五傷心」。「還不肯說什麼」這句，已由 silently refused 和 in wordless sympathy with 表現出來了。〔Swaying a little〕 略微搖擺着，這個 participial phrase 形容 the boy, 譯出「他走着浪木似的」，因爲走浪木的樣子就是搖搖擺擺的。〔He just used the towel to remove some of the black layer from under his nails.〕 他只用手巾把指甲裏的一些黑物擦去，譯「只稍稍的……」以下一長句，似太嫌簡單。〔The ticket inspector〕 查票員。〔To beat about the bush〕 旁敲側擊。〔no one will be responsible if anything happens to you on the train.〕 倘若您在車上發生點什麼事，沒有人負責，意思雖說，倘若您着了涼，沒人管，但原文的「車上的事，沒人管」似乎是指車上這麼熱，沒人管——陳顯謨。



Translated by Dr. Alfred Hoffman

Mr. Kou shook his head and silently refused the second towel as if in wordless sympathy with the hard luck of the boy. After all, everybody on that run knew that Mr. Kou, being a relative of the railway district-superintendent, Sung, could naturally travel second class for nothing; in these circumstances he had a certain dignity to maintain which did not permit him to chat about everyday matters with the boy.

The boy felt that Mr. Kou's nod had brought the conversation to a dead end. But still, if the relative of the railway district-superintendent Sung had nodded, he must be satisfied with that. Once again the train rocked violently. Swaying a little, the boy went as far as the middle of the coach and unrolled the twisted up towels into oblongs which he very carefully held at two corners with two fingertips. "A towel, please?"

The palm of Mr. Chang's plump hand happened to touch the hottest part when he grasped the towel. He clapped it onto his face and wiped it as energetically as if he were polishing a mirror. "You, sir?" The boy turned to Mr. Ch'iao. But this gentleman did not feel particularly inclined to wipe his face. He just used the towel to remove some of the black layer from under his nails.

"The ticket inspector is coming soon." As the boy did not like to speak lip point-blank and tell his troubles to strange travelers, he first beat about the bush a little: When the inspection is over, the gentlemen should lie down a little. If you should wish for a pillow, you need only say so. There aren't many people on the train, so you can easily sleep for a while. It's too bad you have to spend New Year's night on the train. We members of the staff... we have no choice! (由「不便說得太多了」至「乃輕輕的用剛被毛巾擦過的指甲剔著牙」略去未譯。)

"Why is it always so hot in the train?" Mr. Chang groaned as he threw back his towel to the boy.

"Just the same, please don't open the window. As soon as it is open, you are sure to catch cold, and I can only tell you that no one will be responsible if anything happens to you on the train." But then the boy quickly brought the conversation back to his old refrain: "Now tell me! All year long one does one's duty on the train and just manages to hope for a free New Year's Eve! Oh well, never mind! Let's not talk about it!"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boy's saying "Let's not talk about it!" was that the train had arrived at a small station. (To be continued)



•老五•

風



當卓人幽靜的打着鼾的時候，曠場裏却掀起了一幕驚人的慘劇；這劇情，却被一個工頭帶來了。

舒足

沒空飛舞着黃沙，呼嘯着狂風的日子，總算過去了。這七八天以來，每天都是天朗氣清，太空裏和水洗過一般明淨。和合土木建築公司的經理李卓人，坐在沙發上，嘴裏含着雪茄，看着窗外一遍沒有一絲雲影，晴朗的天空，立刻在他那蒼老的臉上，又堆滿了微笑。

日影已西斜，庭院裏的樹影，又照例的爬上實際。這時已是監工羅捷三回來晚餐的時光。卓人想到捷三，忽然耳畔又響起來昨夜在胡公館牌樓上聽來的話：

「這些日的好天氣，使捷三發了財。工人們的加工被他停止了；可是仍向公司裏報開銷。你當經理管幹嘛的怎麼不問問？」

一陣難忍的憤怒，侵襲着卓人。他決定今天向捷三提出停止工人加工的命令。捷三回來了。那一個臉得意的笑容，使卓人便感到一陣無理由的厭煩；但捷三却不介意，從懷中掏出一張工程圖樣——已經完工的地方都用紅墨水圈點了——很興奮的指指點點的向卓人說：

「經理！您看，再有十天半月的好天氣，公司承包的這個工程，就可以告竣。……」

卓人看了看圖樣，果然，紅色的圈點，已佔據了全圖的十分之七，內心裏雖然激起了愉快的波瀾，但他却強自抑止着，淡淡的說：

「捷三！工程雖然進行的很快，可是也別疏忽。工人們沒有好東西，你要隨時留意，加緊督催。契約上訂的是本月底到期；過了期，那一筆罰金，公司裏可吃不了！」

「您放心！據我看，至多再有十天光景，就可以全部告竣。」

「你有這把握？」

捷三用微笑和點首代替了回答。

「那要很好！離着月底，還很遠，從明天起，停止工人們加工。時間既然很數餘，這筆無謂的開銷，我可以省下了。」卓人板起了面孔，眼光盯着捷三；彷彿要看透了他的心。

這個命令，頗使捷三驚心蕩魄；但是他仍想



棗樹下

宇明

母親只是說：「年月這樣荒亂，你父親又沒在家，你們假設有個好爹，叫我怎樣交代？」

院中的一顆大棗樹，一轉眼已經學齡的，掛滿了小圓棗，大部份的棗都發了白，樹的頂端處，有好些都抹上了一層紅暈，前天無意中伸手摘下一粒，放到嘴裏嚼嚼，覺得已經有了味，很甜了。

這兩天起的那很早，看着晴朗的天空，呼吸着清爽的空氣，心中非常痛快，每在漱口過後，總要到棗樹下，摘一個吃吃，有時候宛獨看見，總告訴我，房東太太對這些棗很在意，如果多摘幾個，會要拉着臉明咒的，我說不妨事，不多

用言語挽回這個危機：

「經理！您說工人沒有一個好東西，太對了。難了，他們想法偷懶；緊了，他們會生是非。真難！加工雖然必需；可是也就差十天半月的光景，您何必跟苦人打這算盤？……」

「喲！這是什麼？」卓人忍耐不住了：「加工，我又沒和他們批合同，為什麼要花這冤枉錢？」沉默加入了他們之間。兩人都呆望着窗外晴朗的天空。淡色已經把窗上的葉影抹掉了。

× × × 晴朗的天氣，繼續延長了四天，又颳起了狂風，黃沙加雜在呼嘯聲中，漫空飛揚着。天剛破曉，當卓人和捷三三擁被高臥，做他們那綺麗的晨夢時，在這一遍曠場中，已佈滿了一羣一羣的苦工，冒着漫天的風沙，出賣着他們的血汗！

捷三的隱私，不知是誰已經給帶入了工人羣中；於是激起了強烈的騷動，在每個角落裏，都

吃，不過是表示我每天起得很早，只摘一粒嚼嚼而已。

其實我是最喜歡吃棗，不過近幾年來因為不喜歡吃零食，而對它淡漠罷了。記得十幾年前兒童時代，住在故鄉的時候，對於棗兒最熱烈，最愛惜。一到秋天，滿山滿谷的長滿了紅紅的大棗，酸棗。正是我們孩子們活躍時期，常常和夥伴兒們成羣結隊的去到附近的山場摘取酸棗，往往會遺地主或山主的吐責，吐責的原因，並不是怕摘棗，而是怕踏毀了他們的禾苗。吐責儘管吐責

發生着不平的吼叫：

「弟兄們！咱們掙的這點錢，可不容易！真是一個汗珠子，一滴血！讓人家不費吹灰之力，就搶了去，咱們可不能甘心！」

「越扣了我們苦人的錢去嫖娼子。揍死他這個王八蛋！」

「老天爺！儘量的驅吧！越大越好。驅大了，咱們就歇工！」

「也該讓咱們歇歇了。不加工，還罷了；少掙幾文錢，認了命！可別拿我們當牛馬，連喘氣的工夫都不給。動不動就拿鞭子抽！」

工頭們板着鐵青的面孔踱了過來，不平的吼叫，被他的威嚴鎮壓下去。一羣苦工，都把怨氣關閉在心裏，低頭去做工。

狂風在曠野裏呼嘯着，宇宙間像是下着黃色的霧。

離着契約上簽訂交工的日期，只有三天了。風勢越來越凶猛，狂暴。曠場裏堆積着的白灰，和灰土上蓋着的蘆席，都被狂風捲起在半空中，打着胡旋。

破曉時，工人們自動的停了工。這消息傳到捷三和卓人的耳中，他們却不能再怒怒的躺在鋼絲床上去尋夢，破例的起了個早，討論着他們的對策。談話中只要一提到那巨量的罰金，兩人心裏都像點着了一把火！

結果，他們把工頭找了來，每人賞給他們五十元，嚴厲的對工頭說：「無論如何，今天也要叫他們來上工。自然你們先要動彈，要是無效，就用武力也不要緊。出了事都由公司真擔當。」

我們却仍然背着主人，有時候在黃昏，有時候在月夜，偷偷的掠大量的菓子，得意的滿載而歸。

然而，有一次，大約在十歲上吧，竟因為摘取菓子，出了平常的軌道，故事是這樣：在一個晴朗的秋天午後，也就是中秋節的前一天，我和弟弟和另一個遠處來的小親戚，在村外的小河中，洗罷了澡，很高興，大家計議着，到什麼地方去玩。由這位小親戚提議，說到他的村內去摘菓子。

吃，他說他村內的菓子特別大，特別紅，特別好吃的。我們心中完全被佔有了，於是忘記計算途程的遠近，也沒顧的回家通知一聲，我們便由村外出發了。

走一程，又一程，覺得沿途的風景，處處都好，因為出村遊玩，這還是第一次，雖然兩條腿很痛，却因為興之所至，到也勢而無怨。好容易走到了，累得已經不亦樂乎。可是一看見，一排一排的菓樹，一堆一堆的大菓，簡直顧不得一切了，一邊摘，一邊吃，果然又香又甜，清脆可口，的確比本村的高一籌，越感越覺得沒有白辛苦這一趟，比及吃得心滿意足，裝得口袋滿騰騰的時候，太陽已經傍了西山，我們預備打得勝鼓回朝，向後轉，可是小親戚的家長——大親戚出來了，把我們攔住：「你們回去？十八里路？出不去這山口，天就得吃個黑了，半道上狼蟲虎豹，高粱類，好！把我們給嚇住了。」

晚飯招待得很好，炒肉，大米粥，烙餅，鄉中很不多見的食品，本來應該足吃一陣，然而却如同嚼蠟般的過去了。晚上，大親戚把我們昆仲和幾位小親戚帶到他們的田場裏，場面很大，有二三畝的光景，專留作收打不

黍而用，地面壓得溜光，比學校中新壓得籃球場還要可愛，把孩子們歡喜得在地面上直打滾，場的四週，堆滿了紅白高粱頭，黃的穀子，綠油的芝麻

槽，和其他的農作物。月亮出來了，圓的像個盤，照得如同白晝，這樣的情景，如果在平常，換句話說，如果在家里，我不定怎麼歡呼呢！可是在這時候，心中有說不出的難過。只是輕輕的默然無言的看著其他兒童玩耍，我失悔不該這樣唐突，不處不告訴母親，跑出十八里之外，到睡醒的時候，母親找不到我們，談多麼着急，初次離開她，她該怎樣慌了手脚而急得發狂？在這種年月，土匪，打劫的，高粱類內的馬猴，不是鬧得正兇嗎？……我越想越覺得對不起母親，對不起自己。深怪他們不該把我們留住，而該把我們護送回去。月亮越亮，我越煩，當火虫特別多，卻沒有心情去捕捉，我頭一次感到一樣的月亮，會有兩般的滋味。

夜裏，親戚給我們特別的支上了蚊帳，鋪上了涼席。很舒服，然而却翻來覆去的睡不着，馬馬虎虎一直到天亮，一開門，進來了兩個老鄉黨，拉着兩匹驢，慌慌張張的：「你們倆，在這兒！好嗎，這通兒找，野明暗，翠水院，沿路的村子，全都找遍了，一夜未曾合眼。你母親可急壞了，還不趕快跟我們走！」我們沒顧得向親戚辭行，沒向親戚道謝，默默的隨着他們上了驢。

到了家，院裏院外圍滿了人，大都是為尋找我們和安慰我們母親的，我們不敢進屋，被大家拉了進去，給母親陪了罪。母親沒有言語，也沒什麼表情。我們知道人散後才會給我們教訓的，然而以後，以後，並沒有發作，只是說：「年月這樣荒亂，你父親又沒在家，你們假設有個好歹，叫我怎樣交代？」

到現在看到雀兒的時候，仍然想起來那幾句話。

# 丁又朝

電話響了。卓人迅速的抓過耳機。那邊却是捷三的聲音；他簡單的報告着：工人都已經很順順的冒着風沙上工了。

還簡短的報告，却把他內心的煩燥，焦愁，驅除淨盡；他又幽閒的坐在沙發上，吸着雪茄，臉上又爬上了一層微笑。

「來呀！預備點心。」這時卓人感覺着應該吃些東西了。

下午，漫天的風沙，却更瘋狂似的怒吼着。庭院裏高聳着的天線桿子，已經被狂風壓折了。這時卓人却又臥在鋼絲床上，補足他早起的損失。狂風再加上十倍，二十倍的怒焰，在他心



梅麗姑娘

靈上，也發生不了絲毫的力量；自然，因為工人都已馴順的冒着風沙去做工。

但是，當卓人幽靜的打着鼾聲的時候，曠場裏却掀起了一幕驚人的慘劇；這劇情，却被一個工頭帶來了。

僕人也顧不得責罵，把卓人從睡夢中推醒。卓人睜開惺忪的睡眼，却看見面前站着一個體態黃沙，滿面污垢的工頭。

「怎麼，你來幹什麼？」

「經理！出了事了。大風颳塌了三塊牆，壓死了五個工人，傷了八個！小虎子新上工不久，有點力氣，被沙土迷了眼，從三層樓架上失了手

了。」

「滾蛋！給我滾出去！」卓人怒吼着；卓人下意識的向窗外望着，果然，那高聳在屋頂的竹竿，已向狂風低了頭。

蒼黃的落日，把滿院樹影移上窗際；又是墟三每天回來晚餐的時光；但是他這時卻僵臥在曠場上，身上遮着一條蘆蓆，旁邊站着一個警察！

孤客

「哦！……」卓人愕然了。

「還有，顏監工的，也被他們打死了！這事不知總的僕人却也加上了一句：

「老爺！風太大了！咱們的天線竿子都斷折了。」

「滾蛋！給我滾出去！」卓人怒吼着；卓人下意識的向窗外望着，果然，那高聳在屋頂的竹竿，已向狂風低了頭。

蒼黃的落日，把滿院樹影移上窗際；又是墟三每天回來晚餐的時光；但是他這時卻僵臥在曠場上，身上遮着一條蘆蓆，旁邊站着一個警察！

裏作客，一切的外國禮節，差不多完全不懂，想說一語原諒吧！但又不好意思出口。默默地坐着，她坐在我的對面的沙發上。一句句的問我，關於我個人方面，家庭方面，及中國禮節方面。我心房的血，漲到極點，突突地跳着，我只有竭力的鎮靜下去……

時間繼續下去，有時也插入幾句問話。雖然幾次說我們不客氣，但是我的態度總有些兒拘泥。

從這次的談話，我明瞭了她，是一個身世孤零，富有感情，溫柔多悲的女子，她的祖國是俄國，她的家原在哈爾濱，因父母俱亡，遺產不多，從遠處的哈爾濱，跑到這孤島上，尊覺她的哥哥保卒，但不知甚麼時候，她的哥哥早的到別處去了！只好同她妹妹費愛爾，在海岸附近僻靜的路上，租了一間小房，過着孤苦簡單的生活，預備消磨她的青春。

「你的眼睛怎麼有點紅？啊！紅的厲害呢！」這是在一個下午，

這是最近四月前的事，真的，它是我的一段悲慘的生活史。

我認識梅麗，是在一個海岸上；我天天到那裏去釣魚。我是因為受了經濟的束縛，不得已離開了學校，在人情險惡的金錢社會裏，又容不下我這樣的蠢物，只好到海岸上去消遣口悶氣。她因為住在海岸的附近，也時常去散步，我們漸漸地熟識了。

「喂！你可以送給我一條小魚嗎？」這是她第一次向我說的一句話。她那金色的頭髮，被海風吹得散亂在臉上，矯健的身軀，也像

海風似的到了我的面前，我才看清了她那少女的面龐，的確，秀麗，溫柔，活潑，這是天賦的，獨有的少女的姿態。

「好，可以。」我毫不遲疑的回答，從魚籃中揀了一隻沒有死去的大鱒魚給她。

「噢！好極啦！……」她接到手中，驚喜的跑回去。

「喂！我忘了向你說謝謝了。」她停了脚步，回過頭來，對我笑了笑，道歉的說，又跑了開去，我望着她的背影出神，確實，她的姿態是迷人的……

這樣，一天天的過去，我們也漸漸地由熟識變為親密，感情也隨着一天天的濃厚起來，簡直不像兩個異國人。

「進來坐一會吧！熱的很呢！」當一個正午，我插了釣竿，走過她的門前時，她正同了她的妹妹費愛爾在院子裏的樹蔭下洗衣服，抬起了頭，對我說，黃色的捲髮，無形中披到後面去。

「請進來吧！」她站起身來走到房裏，我服了進去。

這是我第一次，進外國人的家

「滾蛋！給我滾出去！」卓人怒吼着；卓人下意識的向窗外望着，果然，那高聳在屋頂的竹竿，已向狂風低了頭。

蒼黃的落日，把滿院樹影移上窗際；又是墟三每天回來晚餐的時光；但是他這時卻僵臥在曠場上，身上遮着一條蘆蓆，旁邊站着一個警察！

我的釣魚工作完結以後，便到她家去，坐在她的屋裏，手裏擎着一杯她自己煮好了的咖啡，她向來是坐在我對面，我忽然發現了說。

「哼，姐姐昨天夜裏哭了半夜呢！」費愛蘭坐在我右邊的椅子上，手裏擎着一個未剝光的香蕉說。鼻孔裏還呼着「愛人何處」的俄國流行曲。一點不感覺到自己悲苦，孤零零的，這年輕呢？今年只有十七歲！但是她的中國話說的倒比梅麗漂亮。

「爲什麼哭？梅麗！告訴我！」我握緊了她的手。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總覺到世界上沒有快樂……如果我母親在……我可以快樂，但是她……」她慢慢地將放到嘴上的杯子，拿下來，兩隻藍得像水似地眼睛，雖然向着窗外，也可以看到已經貯滿了淚珠，而漸漸地滴到桌面上的白色的檯布上。

「不要傷心吧！這是有損你的健康的。」我拿出了手帕，替她揩去眼角上的淚珠。安慰她。

「在這裏吃晚飯吧！我煮着蕃茄呢，大概快熟啦！」費愛蘭將香蕉皮弄到窗外，洗淨了手，走出去。

我知道外國人不是很喜歡客氣，我也不再推辭，無條件的答允了。飯後，我們在吃茶，費愛蘭突然向我問：

「你作我們的哥哥好不好？」

「爲什麼？」

「你作了哥哥，姐姐或許能快樂！」

「好！如果她能快樂，我什麼

都可以的！」

「明天早來，我有話告訴你！」當我告辭，步出大門的時候，梅麗在後面說。

「哥哥！明天見吧！」費愛蘭也送了出來，我點了點頭，搖着魚竿，在蒼茫的暮色中，踏上了回家的路。

第二天，我剛進了大門，她那

叫茵娜的房東太太，在院子裏澆花，我向她道了早安，她搖了搖頭說：

「梅麗不在家，在那邊的海岸上呢！」說完到屋裏去了。

我順着她指的方向，走過去，很遠就看見她那可愛的背影，坐在沙灘上，像是低了頭，在看什麼東西。

「梅麗！在看什麼呀？」我輕輕地走到她的身邊坐下。

「哦，沒有什麼，我在看沙裏發光的雲母片呢！」她在敷衍著。

「你怎麼知道我在看雲母呢？她的臉上帶着悲涼，藍色的色彩，顯然是說謊。」

「茵娜告訴我的！」我也不再深究，費愛蘭到那裏去啦？」

「買東西去啦！走！回家去吧！她一會回來啦！」於是慢步的走回家。

「你有什麼話要說？不是要我早來嗎？」

「隨便談談罷了！沒有什麼重要事！」

「哥哥！早來啦！我們快要回哈爾濱了！知道嗎？」費愛蘭剛推

門進來，就這樣說。手裏提了若干買來的東西。「什麼？走？那……真去？」我很驚訝的問。

「姐姐沒有告訴你嗎？電報還在她手裏呢！」她也有點奇怪。

「梅麗！爲什麼不告訴我？」

「我怕你傷心呢？」她說。

「我出了神，簡直忘了在什麼地方，心裏不知是快樂呢？還是悲傷！」

「哥哥，別傷心！你看我買的東西好不好？」費愛蘭搖搖着她的金黃色的頭髮，將所買的東西堆到我的面前。

「你不要懷疑啦！我們今天還貯滿了清淚的眼睛望着我，顯然是勉強的安慰。」

「亞羅又是誰呢？他又怎麼知道你們在猜測呢？他怎麼出去了？他是我房東的叔叔，他出去了，才……」

「他能夠對你們很好嗎？」我真有點不放心。

「他，但我還記得他是嗜酒如命的。」

「對我們好壞，任命吧！」我恐怕他受不了走向自殺的路了……

「別再說啦！白發的弱者的表現！」我趕忙用手帕擦住了她的嘴。

「什麼時候買船票？別遲了明天的船呢！費愛蘭在翻弄着買來的東西，她好像覺不到離別的痛苦。我們默默地沒有回答……」

「梅！你把它帶回去吧！作個永久的紀念！」第二天早上，我在她整理行李，她把牆上的一張八寸照片遞到我的手裏。

「費愛蘭今天也顯得有些不高興，默默地翻弄着衣櫃，收拾衣服，放到皮箱裏，又慢慢地走出去……」

「梅！你只要記住我們是永久的相愛的，就和我留在這兒一樣，不要苦悶的，但是，她那晶瑩的淚珠已經湧出了眼眶。」

「讓我給你一個最後的吻吧！」她抱住了我，將她塗滿了口紅的嘴唇，表到我的嘴上，雖然是一個悲傷的紀念，但是一個悲傷的紀念。

「時間不早了！我們走吧！我的勇氣，說出了這句促別的話。」

「梅！回去吧！只要記住了我，我的手，我們的淚珠也隨着聲音滴下來，混合在一起……」

「哥哥，我們去啦！再見吧！」費愛蘭的眼睛也有點濕潤。

在嘈雜呼別的人聲中，輪船慢慢地離了岸，我揚着會擦過許多地去了遠了，以至看不見。只有一縷黑色的煙，纏繞着不散。

當我回家，經過她的門前時，我不忍看，或許是收抬屋子，我快點拉過去。

現在的紀念，就是手帕上的淚痕，和林前的舊片，也可以說是我一生的剽德。

三十一日，七月五日。

當我寫這文字的時候，耳畔好像有她的聲音，但她不能再回來！我不敢想下去……

# 二燕子園的彈性故事二

(五)

——真實故事——

·南宮楚·

事實上黃江也正如沖兒，駭子般的轉若兆儀而得不到她的愛，當周深與四鳳擁抱時，當沖兒追隨四鳳觸電死去時，都給這位多情的劇人——黃江以心靈上很大的激動，於是，舊事重上心頭，再加上現實的不滿，黃江就二次有了死的嚮往。

不過，這次他計劃著服毒，於是，偷偷地進城買了鴉片，在雷雨演後的第四天晚上，趁同屋王銘睡熟後勇敢的吞服下去了。其實，老王這幾天早就受了兆慶的託附，留下了神，因為演後的幾天中黃江的神色是大異的。可是，當晚却是睡着了，但沒醒睡若死，等黃江剛因難過而稍轉側時，老王就醒了，一問，黃江答話的聲音有變，用電筒一照知道不妙。趕緊就喊隔壁的兆慶，兆慶再一問，再一看情形，就知道他早服毒了。於是，叫來學校汽車房的小汽車，即刻駛進城裏西和醫院來。向幸，發見的還早，不久就出了危險階段，黃江的生命乃再度被救。

「我想你一定要問兆儀對他這一次的自殺反應如何？據與兆儀最要好的同學方敘說，當兆儀知道了黃江自殺的消息後，冷淡淡淡地一無表示，但最後於談話中，却說黃江的自殺，對她只是一種威脅，用以索取愛情的。」

夜深了，上弦月已轉過中天，我們也有倦意。小劃乃以幾句很富有深刻意味的話，結束了一

夕的暢談，他這樣說：

「……愛是神祕的；是不可解的，是無條件的施予，是主觀的給的。不可強求，不可奪取，雖一個人爲了追求另一個人，不惜將生命輕擲，（其實事實上却有威脅嫌疑的），換得的，許是憐恤，也許是同情，但不是愛！」

半年後的春季，四月的天，燕子園開遍了美麗的花，顯紅的，雪白的，鵝黃的，海藍的，……小胡們——站在時代之前端的，穿出了春之新裝，久裹在大衣里的輪廓映現了，春色中多麼醉人的柔美曲線啊。

當人們正歌頌著春之綺麗時，又有自殺的消息傳出，又是我們的劇人——黃江，但還有一個多情善感的姑娘，是新生，姓胡的。

胡是北京一個教會女校的畢業生，多感情又多才藝，唱歌很好，却又善長於彈琴。

大學里新生之傑出者，自然免不掉舊生的追逐。而追胡最力者，是我們的劇人黃江，和另一位音樂愛好者郝原桐。但比較說，在胡的眼中，那是優越的，黃是落後的。也許是爲了音樂愛好者的緣故罷。

但是，愛情往往是不可解的，郝原桐却不可以胡爲可愛，僅是敷衍，享受一時的歡樂。不久，他却又把胡介紹給黃江了。

胡與黃江過從後，她坦白誠懇的對黃江說明，他不是她理想中的愛人。而我們的劇人，也深深感到她對於他不過是一種心理上的補償作用。於是，二人經過幾次的坦白懇談，同一感覺到人生是滿有缺陷——無可彌補的缺陷，進一步，更認爲人生無意味，現實是不可吞嚥的。最後，則對死有了幻覺的饒羨。

黃江再於某一日進城買來鴉片煙，爲了這一對不滿現狀的情人，不，說是同病相憐者罷。已經決定在當天晚間分別於宿舍中，同時服毒自殺！

多麼殘酷而又驚人的計劃啊，但是，我們的劇人黃江，這一次却輕弱了，他非單未按時自殺，乃悄悄地離來了燕子園，於當晚搭車南下，還去上海。

可憐的多情的胡，果於午夜靜寂中，吞服了毒物，但深可慶幸的，是未久也被同屋同學發覺，於是，送往西和醫院，也就延續了她的生命。

黃胡自殺消息傳出後，人們不以逃避敷衍之劇人爲可負責，反多謂胡之行為失檢，感情之爲何物，我真不解。

有人說：「劇人第一次投湖，是遊戲般的造做，因爲他的游泳術特好。第二次非是要挾的手段太少，混合了衝服下的，也無非是要挾的手段。所以，第三次乃體之乎也。」聞言，未足深信，姑忘誌之？若是，則真是悲劇中的滑稽劇了。

## 贈送親友最好的紀念品

### 是你個人的照片

#### 蔣漢澄照相室

王府井大街福隆洋行對面



### 我的七戀的辯述(十二) 洗耳

對於女性，我一向是尊重的。

那時我恨她不對，動她不對，憐她不對，求她諒解不對，再跟她和好而依了她也對，反正怎樣都是不對。那種苦味，是我平生沒有嚐過的。她的話不錯，像我這前怕狼後怕虎的人不吃苦，苦給誰吃？她也就真拿這樣痛苦，來加予我，來刑罰我。我除了暗自落淚之外，還能作什麼？

後來她忽然留在我的公事桌上，一封辭職的信，就不見了。我從旁處得知，她是和一個比我年紀還大，已娶不止一妻的老華僑訂了婚。而離之所以如此，是為要表示她的「滿不在乎」。我閉聽之下，為之愾然者久之。此後我還接到了一個她舉行結婚禮的請帖。到離結婚的那天，我只得自己跑到西山去，住了一整星期。那時我心裏的酸楚，非足為外人道也；比許多年前我伏在菲非之墓時，其痛尤甚。等我從西山回來，離已隨著那人往南洋去了。最近，為戰事，又避離到非洲去了。直至今天，我還時常在惦念着離的幸福，因為前幾年離曾致我一函，說離在南洋的境况十分不佳，離後悔了。離至終不能澈底地諒解我，餘怨猶存，那也不能算是她

一個人的過錯。

以上共是十戀。此外還有幾件零碎小事，因為種種關係。目下不便發表。等到年老時，我再追述吧。假如我能活到那時的話。

我順便告訴別人幾句：在正值求偶的男女之外，凡認為自己不該再有新戀的人，當在新戀方始發芽時，立即把牠拔除，在種將透露時，即準備加以擊滅，不可等到太晚了。在你起初見到一位可注意而動心的異性時，就當明白，那個人將要給你的心房穿窟窿，那個人將要給你的身體插填塞；就在他或她的面前，連忙退避三舍吧！我從前在別處說過，我贊成莫伯桑的辦法，就是照「油漆未乾」，「留神玻璃」，「小心火車」，和「紅燈」類的警告各人的設備，在公園，影院，學校公共場所，多掛些大大的木牌，上面大書特書「留神戀愛」，「小心桃花」的字樣，為的是要提醒警告一般快要倒斃的人們。

自從我第二次娶妻之後，這十年來年裏，我的生活平靜下來了。偶然追憶，真是前事如煙，不堪回首。現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情人，慰我良多。她常在我回家時，迎我於大門之外。她就是我的最幼的四生日的小女兒。諒她將來不致予我以何種的痛苦。

在寫「依雲談天」第十三談時，因欲將許多次，減為七次，無心中寫出「就只」二字來，招了誤會，以致今天又寫此辯述。

總而言之，我平生未曾玩弄女性。我是女人的子，我是女人的父，我是女人的弟，我是女人的兄，我曾為女人的學生，我曾作女人的先生，我歷充女人的情侶，我現任女人的丈夫；我有何等心腸，我如何種資格去玩弄女性？「玩弄女性！」女性也是那麼容易玩的麼？況且有些時候，男女場合中，男人如不能被玩弄，已是幸運了。我也不愛聽人說出「你門女人」，「你們男人」那樣不合理，不悅耳，不合詩意的話來。因為男女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是聯帶的，不是獨立的。男裏也有女，女裏也有男，男女是分不開的。

最後，再聲明一句，我絕非以戀愛次多而自豪，我確實為此自憐而自惜。我這四五十年來一切的經過，處處都是血淚，場場盡皆悲哀。我求之不得的，能作一個一戀而婚，一婚而老的人啊！

不過，我雖非欲藉此誇大，也無須妄自菲薄。凡事一有一弊必有一利」。半生以來，我雖掙扎於憂傷痛苦，血泊淚海之中，但亦不無心得。我享受了她們的溫柔，我欣賞了她們的美麗，我懂得了上天在字街中所以創造女性的意義。

我這樣心酸酸地，若皺在喉地，坦白直率地寫了這篇供狀，以作辯述，以自懺悔。(全稿完)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政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八月廿七日出版

第二卷 第七十二號  
總號 第一八三號

## 吾友 (三日刊)

每逢一四七日出版  
每月發行九期

發行者 顧 湛  
編輯者 顧 湛  
發行所 吾友報社  
印刷者 京城印書局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三(三)局四二八〇號

零售：每 期 二 角  
訂閱：每月九期 一元七角  
半年五十四期 九元七角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 咫尺蓬萊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警字第一八號  
 中華民國政府國庫券新編號碼  
 吾友

# 胚生蒙

人體之衰弱。無非因體內精血之虧耗。骨節之虛。以及各部機能之損壞所致。否則人人可享康樂。雖欲神仙難得。要長壽非難。故凡衰弱多病之身。能加意調攝。進服現代科學合理補劑之

自可轉弱為強  
 長生却病

## 蒙生胚

為舉世無匹之臟器。製劑。其原料名貴可貴。取自古中外一致奉為珍寶之胚胎素。入參。及補血之肝膏。發動春情。滋補生命之各種維他命。建補腦益血強壯筋骨之精鐵錳等。應用科學之精製。其補力之大。無與倫比。簡言之。大天。先用。補物。補後。是矣。

## 蒙生胚

為男女老幼。最宜服之。安。常服。則。必。能。延年益壽。即。是。此。之。功。效。耳。徒。求。何。必。仙。想。

## 新亞藥廠製造

均售藥房



訂價：每月九期 一元七角  
 半年五十四期 九元七角  
 (郵費在內，外埠購者加郵費)  
 總發行所：北京小大柵口十三號

# 45

新亞藥廠北華辦事處

青島天津路四十四號  
 濟南經二路四十四號

北京東單三條胡同一號  
 天津特別單行區東路一號